



人物

琴心归处是吾乡

钱文

五月的合肥,天空碧蓝如洗。豊街西南角,一方小院。屋内,王传安身着蓝色长衫俯身调弦,指尖轻触琴面,清冷琴音如泉水流淌。窗外清风拂过竹梢,与琴音、流水相和,天地间仿佛只余一曲《高山流水》。他就是王传安先生。这位曾到合肥谋生的青年如今已蝶变为古琴非遗传承人,并成为四派兼修的琴家。他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将一颗漂泊的“琴心”化作桥梁,让千年古琴在江淮大地上重焕生机。

2006年初,来自天柱山的有志青年王传安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来到合肥创业。彼时的他未曾想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中,竟藏着一缕穿越千年的清音。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合肥三孝口附近举办的一次文化活动中听到一曲《平沙落雁》,古琴的幽深与空灵如清泉般涤荡了他的心。这让他想起幼时在天柱山山间听松涛、观流水的自然之韵,心中暗自追寻之志。

尽管当时对古琴一无所知,他却毅然用积蓄购得一张练习琴,开启了与古琴的缘分。

初学古琴的王传安饱受质疑。家人不解:“这老古董能当饭吃?”朋友戏谑:“不如学吉他,还能弹唱流行歌。”但他不为所动,每日闭门练琴,指尖磨出血泡仍咬牙坚持。领他入门的梅庵派琴家彭韬老师,常常用他作为学生的楷模来激励大家习琴。

为突破瓶颈,他四处打听名师,辗转得知南京金陵派传人王震先生授琴,便每周乘火车往返合肥与南京,车厢里揣摩指法,站台上背诵琴谱。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持续了四年,直到王震感叹:“如此心性坚韧,可传琴道。”

真正踏入琴门后,王传安才知古琴世界的浩渺。为求明师,他开启了“四省九师”的求艺之路:2013年,他冒雪赶赴金陵,前往金陵派大琴家刘正春先生家拜访学习;2015年,他出差到福州市一周,为习得闽派代表性曲目《风云际会》,他找到当地名师,在原课时费基础上主动提出增加学费,只是希望老师趁他在福州期间每天晚上给

他上一堂课,他的这种好学精神深深打动了老师;2014年,他为了学习古琴曲《高山流水》,不惜路途遥远坐12个小时的火车到唐山市,九疑派名家李天恒先生见晚生如此心诚,便决定收他为门生;2015年,他听到中国古琴名师、国家级古琴非遗传承人龚一先生在广东省文化馆有个传承班培训的消息,他义无反顾地放下手上的工作踏上前往广州市的列车,为了节约开支,他找到一家十分简陋的小旅社住了一个星期。为了弄懂古琴的结构发声原理,正月初四跑到南通海门古琴斫制名师、江苏省级古琴艺术传承人倪诗韵先生家拜年学习。

最艰难时,他睡过琴馆地板,啃过半个月馒头,但始终揣着那些被翻烂的各种琴学书籍。

有次在扬州学艺,房东见他囊中羞涩,叹道:“学琴又不能当手艺活,何苦?”他指着琴面上的螺钿镶嵌说:“您看这工艺,和咱老家木匠雕花不是一脉相承?”

2015年8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半琴半工,他正式在合肥创立琴社。开业当天,有人质疑:“这年头还有人学古琴?”他挂出一副自撰书法:“琴学”。首期学员仅四人,其中有退休教师、记者,也有面馆老板。2020年,王传安迎来事业转折点。

他正式在一所高校开设通识课《琴器里的科学》,用频谱仪分析不同流派的振动波形,让学子惊叹“原来传统文化这么酷”。同年,他发起“安徽首届古琴打谱”会议和《安徽琴史》一书资料整理小组,团队学员在皖南发现明代琴谱抄本。至此文之际,他又发现梳理出近代十位安徽琴人。

王传安说:“古琴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它是活着的、能温暖人心的力量。”

如今,他的弟子遍布江淮。山风掠过琴额上的梅花断纹,带来远处工地的轰鸣。这位曾经的天柱山瓜蒌子创业者,用20年光阴,在精神原乡和庐州大地上筑起了一座比钢筋水泥更坚固的琴学“大厦”。

散走运河边

张建春

麦子、油菜割过,江淮运河两边空旷多了。运河行船,水抬船高,船不急不缓行驶,倒像是河堤上人的散走。散走的人不少,早晨伴太阳走,男女老少,款款走,没有响动,却让声音传得远远的。我是散走人群中一员,揪上一缕晨阳光丝行走,光丝没有重量,缠在手上,围在腰间,竟暖暖的,脚步变得轻松明快。

一群喜鹊在麦地里起起落落,我悄然走近,认出这是一个喜鹊家庭,两只亲鸟,四只黄着嘴丫的雏。雏拍动翅膀,“喳喳”向亲鸟求食,亲鸟不答理,埋着头吃洒落的麦粒,雏已成年,食该自己找了。不理归不理,老喜鹊的目光,一直落在小喜鹊身上。麦地里的鸟不止喜鹊,八哥、斑鸠、乌栋、白头鹎、绣眼,还有我不认识的,人类逐水而居,鸟大抵也如此,临水而又有庄稼地,鸟们自然选择为家。

不认识的鸟我多看几眼,如散走河堤上我不认识的人,免不了多打量。散走的人中外地人多,是否反映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想想也是,运河穿过的城,可是少有的人口尽流入地。向古里去,运河畔有一三官庙遗址,挖运河时竟发现了夏商遗存,青铜器发现不少,轰动一时,被列入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候选项目,尽管后来落选,但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想吹个牛,为家乡吹个牛,夏商年间,我的故乡就招人招人,如今人口尽流入,自是有历史渊源。可接着又自我否定,好在运河,好在沟连长江淮河的运河。运河之前的河,七拐八弯,旱时见底,涝时汪洋,两岸人没少吃过它的闷劲亏。原来的河叫派河,上派

中派下派,三派一河,古古的,弯弯曲曲多旧意。

运河通畅,船来了,人来了,来了的还有风雨之声、撒欢般的歌舞之意。运河覆盖了派河,可派河的骨子还在,“三派”已然有了都市的骨架,美美的,闺秀中藏不住了。在运河边散走,如是在作文了的,文章是散文,形散神不散,总是围绕着点,又向面扩去。点为美好,扩开的面叫幸福。见一对老夫妻天天手拉手散走,我走过去搭讪,老夫妻调侃说:先结婚后恋爱,恋爱有点晚,八十多了。

老夫妻散走过运河岸的四季,对运河边的一草一木熟悉,噤着嘴能吹出鸟的啼鸣。再深入,老人对我说:早年住在派河边,派河一条线,现在住在运河岸,运河一片景。老人不停赞许,还说最喜欢在运河边散走。初夏的运河,还是美的,但最美的季节是春天,满目的绿、一地的花,运河如是纱巾,拂扬在树绿花海中。

我也极喜欢在运河边散走,把脑子排空,再装进去新鲜。运河是有眉眼的,在她的眉眼里舒展自己的眉眼,既惬意又明快,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以《河的眉眼》为题,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小说、诗歌、散文都有,水样的文字流动起来,也成了一条河。

散走中,心恣意,但见天上飞机掠过,桥上汽车、动车飞驰,河上船舶逸动,擦把汗,心中定说:来了把海陆空呀。还是散走,散走不愿停下来。收割过的麦地菜田又开始耕作了,耕作机陆续进场,据说“下版”种的是紫高粱,紫穗的高粱有玉样的光泽,还将是一景。秋来可赏,也将在一天天散走中长成。

行走

圆通山的传说

徐启玖

老家村后的圆通山里有个“神仙洞”,传说住着一位能差遣天兵的老神仙。我很想去探个究竟。那天遇见护林员杨伯伯,他说,不仅如此,这山石头都会讲故事,风里也藏着传说。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同村阿宝一同前往。走到半山腰,看见一汪清泉,水清澈能看见水底的石头。我蹲下捧了一口,凉丝丝的甜。

转过一个弯,阿宝突然指着前面喊:“神仙洞!”只见断崖底下有个黑黑的洞口,两侧陡崖笔挺如刀削斧劈,崖顶上长着各种树木。我们不敢贸然进洞,捡些干柴、松果生起火来。谁知火刚点着,头顶就传来一声巨响:“谁在放火!”抬头一看,戴着红袖标的杨伯伯正站在崖顶上,怒目圆睁。他是本村人,60多岁,右腿有点瘸,爸爸说是年轻时那次救山火时摔的。“伯伯,我们用石头围了防火圈!”我连忙解释,趁杨伯伯没下来,我们还是偷偷拿了根着火的木棍钻进洞去。洞里潮乎乎的,却透着暖意,火光照得洞壁怪石影子乱晃,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戴帽子的老神仙。走了十多米,洞突然变宽,像个大厅,再往前却窄得只能贴地爬行。正犹豫着,头顶突然闪过两点绿光,还眨着眼,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往回跑,回到洞口,后背全是汗水。

杨伯伯早把火扑灭了,坐在石头见我们惊恐的样子,却笑着说:“看见神仙啦?”“那不是怪物,也不是神仙,是山顶透下来的光。”我把洞里情形告诉他,他说,“这山洞也是我的住所,我巡山遇着大雨,常来洞里躲呢。”

原来是这样啊!我喘着气说:“伯伯你才是洞里的老神仙吧!”他听后笑得直拍腿,袖标上“护林员”三个字也跟着颤抖。

杨伯伯说,圆通山原来有十二景,神仙洞是第一景。除此之外,还有试剑石、断肠崖、尼姑井、圆通庵、点将台、仙人桥、棋盘石、石观音、响井、棺材石、二郎神脚印。“每个景点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仙人洞旁那块一人多高的红石头,中间裂着缝。“早年有神仙在洞里练剑,一剑把石头劈成两半,看,缝里还长着青苔呢。”我们探头望去,阳光照进石缝,青苔绿茸茸的,石缝真像被剑劈过似的。“这就是试剑石。”

不远处的断肠崖是一堵褐色的陡崖,层层石头像摞起来的旧书页,风一吹就“沙沙”响。崖边有几棵开紫花的小树,花瓣落在石头上,像撒了一把灵动的蝴蝶。杨伯伯带我们攀上崖顶,指着一块凸起的石头:“从前有个姑娘,和心上人偷偷定亲,家里不同意,她就躲进圆通庵里当尼姑,每天都站在这儿盼望,你看这石头上的小坑,说不定就是她踩出来的鞋印。”听着故事,崖顶的风好像也变得轻悠悠的,像是在叹息。

尼姑井隐藏在一片荒芜的杂草丛里,井沿的石头大都缺了角,却被磨得光溜溜的。后来我们又去了点将台、仙人桥等几处。点将台是一块平展的大石头,站在上面能看见对面的山涧;仙人桥是两块巨石搭成的,走在上面晃晃悠悠,风从石缝里灌上来,呜呜地响,像在唱一支古老的歌谣……原来这些景点,不是人编造的,而是时光刻在石头上的诗行。

快下山时,突然“嘎——”地一声,一群白鹭从头顶飞过,雪白雪白的,落在前面的松树上,像开满了白花。杨伯伯说,这就是“白鹭湾”,可作为圆通山的一个新景点,每年春秋两季,成千上万只白鹭来这儿安家。“你们看,带劲不?”我们顺着杨伯伯手指的方向看去,一阵阵白鹭从山下那道浅水湾处正往这片山坡飞来,就像一群群流动的云朵,十分美丽。

看到杨伯伯的高兴劲儿,就像是得了奖状的小学生。我摸着口袋里捡的一块试剑石碎片,忽然明白:这山上的风景,十二景也好,十三景也罢,都离不开像杨伯伯这样的人。他们每天在山上坚守,把脚印、汗水和盼头,都种进了山林里。

当晚风裹着松涛送我们下山时,我们看到杨伯伯脚步蹒跚的背影渐渐变小,可他那褪了色的护林员袖标,却在暮色里格外清楚。